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姻緣傳

第九十三回 晁孝子兩口焚修 嶧山神三番顯聖

修行不必盡離家，只在存心念不差。種粟將來還得粟，鋤瓜應教自生瓜。 龐老龐婆同鶴馭，黃公黃母總龍沙。試看在家成佛子，嶧山親見五雲車。

晁梁廬了三年墓，在墳上建了脫服道場，謝完了弔祭親友，謁見縣官學師；墳上立了墓表、誥命碑碣、華表、牌坊、供桌、香案；又種了三四千株松柏；按了品級，立了翁仲冥器。在墳上住了三年，不曾進城；兒子晁冠，終是少年，不能理料家事，以致諸凡闕略，從新都自己料理了一番。

二奶奶沈春鶯，此時已是六十五歲，姜氏也將近五旬，都是曉得當家過日子的人了；外邊再有兒子晁冠撐持了門戶。晁無晏的兒子小璉哥，名喚晁中相，一向是晁夫人恩養長大，讀書進學，娶妻生子，同居合爨，又是晁冠的幫手。於是晁梁自視以為沒有內顧之憂，要算計往通州香岩寺內，與胡無翳同處修行，以便葬梁片雲的身子，擇了吉日，制了道衣，要起身往通州進發。

妻房姜氏勸道：「你做了半生孝子，不能中舉中進士，顯親揚名，反把稟受父母來的身體髮膚棄舍了去做和尚道士！父母雖亡，墳墓現在，你忍得將父母墳墓不顧而去？你雖說晁冠長成，有人奉祀，畢竟是你的兒子。你出家修行去了，你倒有兒子在家，只是父母沒有了兒子。我聽見你讀的書上：『逃墨必歸於楊，逃楊必歸於儒。』你讀了孔孟的書，做了孔孟的徒弟，這孔孟就是你的先生。你相從了四五十年的先生，一旦背了他，另去拜那神佛為師，這也不是你的好處。胡師傅這許多年來，每年都來看望。你往時有娘在堂，你不便相離遠去；今娘既辭世，禮尚往來，你只當去回望他。收拾些禮物，帶些銀錢，僱只船，由水路到他那裡。一來謝他連年看望之情，二來看那事體如何，葬埋了梁和尚，完了你前生之事。不必說那為僧為道的勾當。你只把娘生前所行之事，一一奉行到底，別要間斷，強似修行百倍。你如必欲入這佛門一教，在家也可修行。爹娘墳上，你那廬墓的去處，擴充個所在，建個小庵，你每日在內焚修，守著爹娘，修了自己，豈不兩成其便？我也在那莊上建個小佛閣兒，我修我的，你修你的，咱兩個賓客相處。家事咱都不消管理，盡情托付了小全哥兩口兒；把這墳止莊子留著，咱兄妹二人攪計。你爽快告了衣巾，全了終始。我的主意如此，不知你心下如何？」

晁梁道：「胡無翳幾次開說，說我的性靈透徹，每到半夜子時，從前想我前生這事，一一俱能記憶。至於梳洗飯後，漸又昏迷。我所以說：『既是報了娘的大恩，還去完我的正果，葬我的前身。』你剛才一番說話，又甚是有理，我倒有了兒子，可以付托，得以出家。只是我既出家，我的爹娘依舊沒了兒子，這話甚是有理。叫我在墳上修行，守著爹娘墳墓，你也各自焚修，此話更好。就依你所言，如今目下待我且往通州香岩寺內謝見了胡無翳，合他盤桓些時，一邊就把梁片雲的法身安了葬，回來商量創庵。」於是收拾了行李合送胡無翳的禮物，齎帶了幾百銀子，跟了一個庖人吳友良，家人晁鸞，晁住的兒子晁隨，小廝館童，僱了一隻三號民座，主僕四人，望通州進發。

那時聞河水少，回空糧船擠塞，行了一月有餘，方才到彼。晁梁將近五旬年紀，日逐守著母親，除往東昌歲考，省城鄉試，其餘別處並無一步外游，這是頭一次遠出。船到了通州河下，先使晁鸞尋著了香岩寺，見了胡無翳，說晁梁已到，坐船見泊河下。胡無翳喜不自勝，說昨夜夢見梁片雲從遠處雲遊回寺，合胡無翳行禮相拜，送胡無翳土宜，裡面有一匹栗色松江納布，不意日中便有晁梁來到。帶領了許多人，與晁梁搬運行李，自己連忙同眾人接到船上。晁梁遠遠望見胡無翳來到，叫人布了跳板，上岸迎接，挽手下船，極其喜悅。看著人把行李搬在岸上，盡數發行，然後與晁梁同行回寺。吩咐船家暫行歇息一晚，明日寺中備飯相犒，找結船錢。

晁梁入寺安歇，梳洗更衣。胡無翳領了他到正殿參佛，及各處配殿合伽藍韋陀面前拈香，又到長老影身跟前拜見。晁梁方丈丈，與胡無翳行禮。家人晁鸞取出備下的禮物，恰好一匹定織改機栗色細納的絨布，胡無翳著實驚訝。晁梁澄心定慮了一會，將那寺中房廊屋舍圍圍庭堂，合他住過的禪房榻炕，都能想記無差。胡無翳仍把梁片雲的住房掃除潔淨，請晁梁居住。晁梁想起他的前生曾在山牆上面寫有晁夫人的生辰在上，細觀不見。原來這梁片雲住室，胡無翳曉得晁梁是他的後身，有此顯應，所以每年凡遇梁片雲坐化的忌日，都將牆垣糊括，牀炕修整，另換帳幔，重鋪氈條，所以把那記下晁夫人生辰糊在下面。後來晁梁揭了許多層紙，當日的字跡宛然一些不爽，那字的筆法就與晁梁今生的筆畫，如出一手。

晁梁到寺半月，歇息未定，又因梁片雲的殯厝浮圖是奉太后敕建的，若要下葬，還得啟知太后，方敢動手。誰知這梁片雲肉身，經今將五十年，一些沒有氣味。自從晁梁到寺次日，走到龕前看了一會，便從此發出臭氣，日甚一日，熏得滿寺僧眾，無有一人不掩鼻而過之。人都曉得是梁片雲的顯應，要催晁梁作急與他安葬。

香岩寺自從當日長老圓寂，就是一個大徒弟，法名無邊，替職住持。這無邊恃著財多身壯，又結交了廠衛貴人，財勢雙全，貪那女色，就是個殺人斬眼的魔君。河岸頭四五十家娼婦，沒有一個不是他可人。或竟接到寺中，或自往娼婦家內。他也不用避諱，任你甚麼嫖客，也不敢合他爭鋒。他也常是請人，人也常是回席。席上都有妓者陪酒，生蔥生蒜齊抵，豬肉牛肉盡吞。誰知惡貫不可滿，強壯不可恃。這些婆娘相處得多了，這無邊雖然不見驢頭落，暗地教他骨髓枯。患了一個「金槍不倒」的小病，一個大光頭倒在枕上，一個小光頭豎在被中；那小光頭越豎，大光頭越倒，大光頭越倒，那小光頭越豎。誰知小能制大，畢竟戰那小光頭不過，把個大光頭見了閻君。二師兄誠庵替了大師兄的職業，做了住持。

這誠庵替職的時候，已是魚口方消，天疱瘡已是生起。他卻諱疾忌醫，狠命要得遮羞，一頓輕粉，把瘡托得回去，不上幾個月期程，楊梅瘋毒一齊舉發，可煞作怪，只偏偏的往一個面部上鑽，鑽來鑽去，應了他心經上的讖語，先沒了眼，後沒了鼻，再又沒了舌，不久又沒了身。身既不存，那裡還有甚麼耳，甚麼意，輕輕的又把第二的師兄超度在「離恨天」上。

還剩下一位第三的師兄，法名古鬆。這古鬆清氣氣的個模樣，年紀約二十四五之間，略通文墨，寫一筆姜立綱楷字，他還帶些趙意。他見這兩個師兄都是色中餓鬼，他笑他說道：「既是斷不得色慾，便就不該做了和尚；既要吃佛家的飯食，便該守佛家的戒律，何可乾這二尾子營生？」後來長成了年紀，兩個師兄貪色死了，輪該他做長老，他執板不肯嫖，風流又絕不得色，把自己積蓄的私財，分得兩個師兄的衣鉢，打疊了行李，辭了佛祖，別了羅漢，說知了韋陀，拱手了本寺土地，作謝了同行的眾人，明明白白帶了行裝，竟回他固安原籍。蓄了頭髮，娶了兩個老婆，買了頃把腴田，頂了本縣戶房的書缺。跳出伽藍圈套外，不在如來手掌中。

這本寺的住持長老，再沒有爭差違礙，穩如鐵炮的一般輪到胡無翳身上。這胡無翳將這寺內歷年敗壞的山門，重整僧綱，再興禪教。自先五蘊皆空，不由得眾人也就六根清淨，仍舊成了個不二法門。當日替梁和尚建龕的皇太后，久已賓天。胡無翳題知了一本，准了葬。依了原舊規模，備了坐化禪龕，拆開磚塔，只見梁片雲的肉身神色鮮明，眼光瑩潔，軀殼和軟，衣服未化，絕無臭氣，仍是香氣襲人。晁梁自己同著眾人，將屍抬入棺內，入在地中，建了七層寶塔，做了道場。

這晁梁在香岩寺內，將有兩月光陰。胡無翳見他沒有落髮出家的本意，每每將言撥轉，又使言語明白勸化。晁梁將姜氏所說之言，明白回覆了胡無翳。人的言語，說到那詞嚴義正有理的去處，人也就不好再有別話說得，只得聽他罷了。

晁梁又住了半月，辭胡無翳回家，約定晁梁回去自己創庵停妥，明年正月燈節以後仍到寺中，暫代胡無翳住持香火，胡無翳要到廬鳳淮揚蘇鬆常鎮南京閩浙等處遊覽二年。訂期已定，再三囑付晁梁不可爽約。

晁梁將拿帶去使剩的銀子，還有三百多金，要留下與胡無翳使用。胡無翳道：「本寺的養贍，還支用不了，盡有贏餘，無用再有別項。」晁梁說道：「既無用處，與我寄放在此，省我明歲來時，累我行李。」胡無翳方才收進房去。胡無翳仍僱了船，自己送

晁梁直到家內，要指點替晁梁夫婦創庵。

晁梁到家以後，住在河路馬頭，木料易辦；有錢的人家，物力是不消費事的；從來不枯克人，說聲僱夫鳩工，也稱得「庶民子來」。僅三月之間，兩處的庵都一齊創起。雖不十分壯麗，也不十分鄙俚。雖然小恰恰的規模，那胡無翳久在禪門，又兼原是蘇州人氏，所以做得事事在行，件件合款。擇了修行上吉的成日，胡無翳送了他夫婦各自進了本庵，然後辭了晁梁，仍回通州本寺。

晁梁把自己的庵起名南無庵，娘子住的庵起名信女庵，各自苦行焚修。春鶯也常住在信女庵內念佛看經。晁梁夫婦二人，從此不入城中，一切親朋喪亡喜慶，都是晁冠兩口子往還。從此都斷了血味，持了長齋。夫婦也常相見，只如賓客一般。別撥了人往雍山莊上料理。那雍山莊管家吳克肖，原是老管家吳學顏的兒子。吳學顏老病死了，這吳克肖老實倔強，向主奉公，與他老子無二，所以就叫他襲了父職，督理莊田，如今把他掣回墳上，要托他管理收租，以為晁梁夫婦修行支用；又叫他管理常平義倉糶糴，不得斷了晁夫人幾十年的善果。

一切事體，漸漸的要安排有了頭緒。轉眼臘盡春回，過了一雞二犬三羊四豬五馬六牛七人八谷的吉日，燒過了燈，晁梁揀了十九日的良辰，辭了生母春鶯，妻房姜氏，仍帶了前日的隨行僕從，由旱路逕上通州，踐那訂下之約。

晁梁到了香岩寺內，與胡無翳相見，甚是喜歡。住了三日，胡無翳收拾錫杖、衣鉢、棕帽、蒲團、日持的經卷，跟了一名行童，將寺中緊要事件，並晁夫人所發的常平資本，並見在積聚倉糧，俱一一交付晁梁代管；又吩咐了合寺僧人，俱要聽從晁梁的指教，不可敗壞山門。晁梁也與胡無翳再三訂約，必以一年為期，千萬回寺。這一年之內，清明中元二節，晁梁還要回家祭掃。十月間，因要糶糴常平糧食，便也不好回去。相約已定，親送了胡無翳上船方回。晁梁在香岩寺替胡無翳住持之事，說也不甚要緊，且略過一邊。

再說那武城縣合縣士民，從四年前與晁夫人創了祠堂，那香火之盛，不消說起。曉得晁夫人死後登仙，做了嶧山聖母，這些善男信女，平日曾受過晁夫人好處的，都成群結伙，隨了香社，要往嶧山與晁夫人進香。每年三月十五，是晁夫人升仙的誕日，那燒香的儀注，大約與泰山進香不甚相遠。一班道友，男男女女，也不下七八十人，三月初六日，從祠堂裡燒了信香，一路進發。三月十三日，宿了鄒縣。十四日，起了四鼓，眾人齊向嶧山行走。離店家不上五六里之地，只見後面鼓吹喧闐，回頭觀看，燈火燭天，明亮有如白晝，旗幡綽約，羽蓋翩翩，擺列的都是王者儀從，漸漸的追近前來，前導的喝令眾人避路。這些香頭都道是魯王駕出祭掃，退避在道旁站定，看他駕過。儀從過盡，又是許多金甲金盔的神將，騎馬擺隊；武將之後，又有許多峨冠博帶的文官，執笏乘馬前列導引；再次又有許多女官，各執巾■兒、帽籠、盃盆、妝奩等具，盡是乘馬前行；臨後方是一頂大紅銷金幃幔的棕輦，輦前一柄曲把紅羅傘罩住，兩旁四五對紅羅團扇遮嚴；輦後又是許多騎馬的侍從。香頭們又猜是魯王妃歸寧父母，不敢仰視。直待大輦過盡，方敢行走。看那前面的人，其行如飛，漸次不見。

末後一個戴黃巾的後生，挑著一頭食箱，一頭火爐茶壺之類，其擔頗重，力有未勝，夾在香頭隊內，往前奔趕。這伙香頭便與那黃巾後生，問他挑向何處。黃巾後生回說：「往嶧山公幹。」眾人因問他：「前面過去的是那位王妃郡主，這般嚴肅齊整？」黃巾後生說道：「你們這伙人不是從東昌武城來的麼？這過去的娘娘正是你們同縣的鄉里，如何竟不相識？」眾人驚訝，細問他的來歷。黃巾後生因說：「這是嶧山聖母，是你武城縣晁鄉宦的夫人。他在陽世間多行好事，廣結善緣。丈夫做官，只勸道潔己愛民，不要嚴刑峻罰；兒子為人，只勸道休要武斷鄉曲，克剝窮民。貴糶賤糶，存活了無數災黎；代完漕米，存留了許多百姓。原只該六十歲的壽限，每每增添，活了一百五歲。依他丈夫結果，原該斷子絕孫；只因聖母是個善人，不應使他無子，降生一個孝子與他，使他奉母餘年。如今見看著嶧山聖母，只是位列仙班，與天下名山山主頡頏相處；因曲阜尼山偶缺了主管，天符著我嶧山聖母暫攝尼山的事。因明日是聖母的誕辰，念你們特地的遠來，怕山上沒有地主，故暫回本山料理。」

眾人問道：「你是甚人，知得如此詳細？」黃巾後生道：「我就是聖母腳下的管茶博士。」眾人道：「果真如此，你也就是山中的神道，生受你傳言與我們。」眾人隨把帶來的楮錠紙錢，即時焚化，酬謝他傳信之勞。頃刻之間，那黃巾後生不知去向。眾人驚訝不已，只恨不曾扳住駕輦，親見聖母一面。

天明日出，到了山下，尋了僧房作寓，準備次早朝見聖母。那主僧問道：「列位施主，是山東武城人否？共是六十八人，果否是真？」眾人驚道：「你如何預先知道我們是武城縣人，又知我們是六十八眾？」主僧說道：「今日黎明時分，小僧已待起身，覺身不爽，又復睡著，夢見一黃巾力士向小僧說道：『快起來打掃處所，有娘娘東昌武城縣的鄉里六十八人，我領來你家安歇，照顧你的飯錢。你當小心管待，不可怠慢。』」眾人更自毛骨悚然，因告訟適間所見之事，彼此詫異。山僧方才知嶧山聖母是武城縣人，有如此顯應。

那嶧山原是天下的勝景，燒香的男婦，游觀的士女，絡繹往來的甚多。傳佈開去，從此結道場，修廟宇，妝金身，塑神像，祈年禱雨，作福禳災，日無虛刻。這是後事，也詳說這些不盡。

次早十五，眾人齋戒了一夜，沐浴更衣，到殿上燒香化紙，禱告參神，謝娘娘家鄉保佑；又謝昨早途間不識娘娘駕過，有失迴避，望娘娘寬宥；又望娘娘護持鄉里，風調雨順，五穀豐登。拜祝已畢，眾人暫辭出殿，觀看山景。回店吃了飯，復又進殿，辭了聖母下山。眾人一步九回，好生顧戀。順路看了孔林，謁了孔廟。

行至罡城壩上，擺渡過河，一行人眾，分作兩船而過。登了岸，眾人下了船，船上一個人，約有三十年紀，瞪著眼，朝著岸，左手拿著一個匡子篋頭傢伙，插著一個鐵喚頭；右手擎起，舉著一個醬色銀包。問他不能做聲，推他不能動轉，竟象是被人釘縛住的一般。船上人驚訝起來。原來這人是剃頭的待頭，又兼剪綹為生，專在渡船上乘著人眾擁擠之間，在人那腰間袖內遍行摸索，使那半邊銅錢磨成極快的利刃，不拘棉襖袂衣，將那錢刀夾在手指縫內，憑有幾層衣服，一割直透，那被盜的人茫無所知。這一日見有這許多香客在船，料得內中必有錢銀可盜，故也妝扮了過渡的人，混在隊內，摸得一個姓針名友杏的香頭，腰間鼓鼓囊囊有些道路，從袖中掏出兵器，使出那人所不知手段，一件夾襖，一件布衫，一層雙袂褲腰，一個夾布兜肚，一割就開，探囊取物。及至眾人下了船去，這個偷兒不知是何緣故，做出這般行狀，哄動了眾人。那針友杏看見那銀包是他的原物，低下頭去看自己的衣裳，從外至裡，割了一條大口，摸那銀包，蹤跡無存，對了包內的數目，分釐不差。給還了針友杏收去，這個偷兒方才省得人事。問他所以，他說：「得銀之際，甚是歡喜；正待下船之時，被一個戴黃巾的後生，腦後一掌，便昏迷不知所以。」船家要捉他送官，問他「配刺」。眾人都說：「這分明是嶧山聖母的顯靈，說我等至誠，又遠來進香，你卻因何將他割了綹去，所以將他捉去。但想聖母在生之日，直是螻蟻也不肯輕傷一個；既是不曾盜去，若再送官配刺，也定是聖母所不忍的。不若仰體聖母在生之日的心，放釋了他去。」那船家還要搜奪他的自己銀錢，留下他篋頭的傢伙，也都是眾人說情，放他上岸去了。眾人風餐露宿，夜住曉行，三月二十一日回到武城，各回家去，約定各人齋戒，明早齊到晁夫人祠堂燒回香。

那時清明已過，冬裡無雪，春裡缺雨，人間種的麥苗看看枯死。縣官在遠處請了一個道士，風風勢勢，大言不慚，說雷公是他外甥，電母是他的姪女，四海龍王都是他的親戚朋友，在城隍廟裡結壇，把菩薩的殿門用法師封條封住，廟門口貼了一副對聯，說道：「一日風來二日雨，清風細雨只管下。」又把城隍、土地、社伯、山神、龍王、河伯，都編寫了名字，掛了白牌，鬼捏訣，一日一遍點卯，詭說都著眾神壇下伺候，每日要把肥狗一隻，燒酒五斤，大蒜一瓣，狗血取來繞壇酒潑，狗肉醃了濃濃蒜汁，配了燒酒，擲在肚中，吃的酒醉，故妝作法，披了頭，赤了腳，撒上一陣酒風。酒醉將過，又仗了狗肉燒酒之力，合那輪流作法扮龍女的娼婦無所不為。越發祈得天昏地暗，沙卷風狂，米價日日添增，水泉時時枯竭！

眾香頭在晁夫人祠堂內燒了回香，一齊禱告，說：「前日在山上時節，已向娘娘面前再三懇祈，望娘娘保佑鄉里風雨調和。今一冬無雪，三春無雨，麥苗枯死，秧禾未種，米價日騰一日，眼看又是荒年。仰仗娘娘法力，早降甘霖，救活百姓。」

香頭禱畢出門，正值法師登壇做作。每日被那娼婦淘碌空了的身子，又是一頓早晨的燒酒，在那七層桌上左旋右轉，風魔了的

一般，眼花頭暈，焉得不「腦栽蔥」擗將下來？把一隻小膊一條小腿都跌成了兩截，頭上谷都都從頭髮裡冒出鮮紅血來，把個牛鼻子妖道跌得八分要死，二分望生，抬到道士廚房安歇養病。人又說是晁夫人顯靈，這卻無甚憑據。道人人等稟過了知縣官，拆了壇場，逐了娼婦，停了法師的供給。

次早，眾香頭又齊赴晁夫人祠堂禱請。眾人方才禱畢，出得門來，只見東北上起烏雲，騰騰湧起，煞時住了狂風，隱隱雷聲震響，漸漸閃電流光，不一頓飯頃，絲絲細雨，不住的下將起來。辰時下起，午時住了一歇，未時從新又下，直至次日子時；卯時又復下了，到了申時還未雨止。下得那雨點點入地，清風徐來，細雨不驟。春時發生的時候，雨過三日，那麥苗勃然蒸變，日長夜生，攏莖吐穗。接次種了秋苗，後邊又得了幾場時雨，還成了十分豐熟的年成。

後來那個祈雨的道士，將養了三四個月，掙扎得起來，稟那縣官索討那懸定的賞賜，說雨是他祈的。縣官也不肯自己認錯，肯說自己請的法師祈雨無功？替他出了信票，斂地方上的銀子謝他，務要足十兩之數。鄉約承了縣票，挨門科斂，銀錢兼收。鄉約克落之餘，剩了十兩之數，交到縣中，縣官交與道士。那道士得了這十兩非義之財，當時稱肉打酒，與廟中道士吃了將近一兩，吃得個爛醉如泥。可煞作怪，當夜不知被那個偷兒，挖了一個大洞，將那九兩多的銀錢偷了個潔淨。

那法師在縣上遞了失盜呈詞，縣官著落廟中道士追捕，比較了幾次。那住持道士正在抱屈無伸，四月朔日，縣官赴廟行香，方才拜倒，一個在旁扯擺摺的小門子失了色，豎了眼睛附說起話來，說：「妖道侮慢神祇，褻瀆廟宇，我故將他跌折手足。嶧山神降的時雨，他又貪冒天功，刮削民間膏血，我故使人盜去。道人容留匪人，假手打過二十，已足蔽辜，可以開釋無干。將妖道即時驅逐出境。」縣官不勝恐懼，再三請罪。然後小門子漸漸醒來。縣官方才不敢護短，吩咐地方趕逐法師起身。人才知道當日的時雨，原是晁夫人的感應。真是善人在世，活著為人，死了為神，的是正理。這是晁夫人生死結果，後不再說。其餘別事，再聽下回分解。